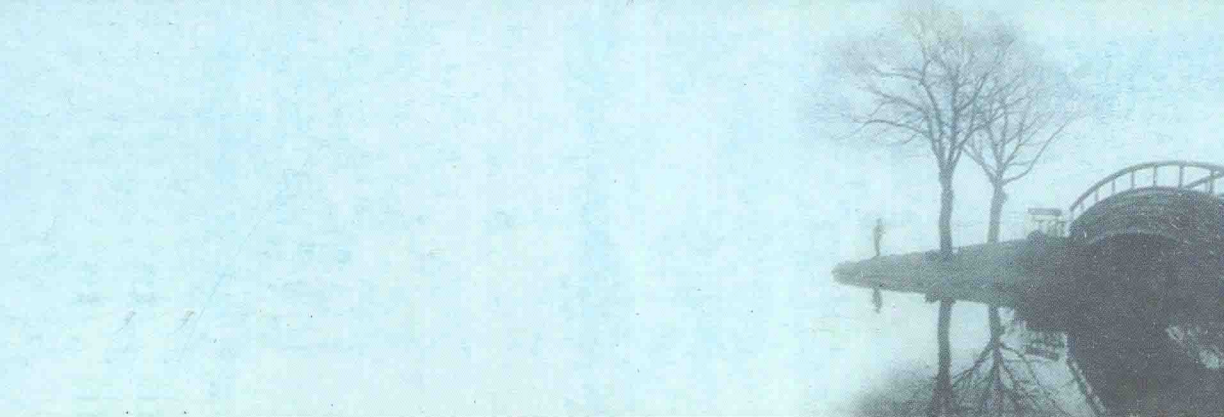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握一把 苍凉。

司马中原 / 著

一个耄耋老人对故乡平原的回望

一段沧桑萧瑟往事化作锦绣文章

他，不再是那个台湾最会讲鬼故事的人，他，不再是那个豪气冲天的江湖侠客，在散文中他用悲情柔情缠绵的文字回忆起了往事……

握一把苍凉献给你，在这不见红叶的秋天，趁着霜还没降，你也许还能觉出一点我们手握的余温吧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握一把苍凉

◎ 司马中原 著 ◎ 张昌华 编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握一把苍凉 / 司马中原著. 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5399-7272-5

I. ①握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0547 号

书 名 握一把苍凉

著 者 司马中原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汪 婷 殷其泉 梁新诺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272-5

定 价 3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 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

如歌的行板

- 霜花 / 003
苍龙·苍龙·摇摇头 / 008
灯 / 018
乡思井 / 025
我的少年时代 / 035
苔痕 / 041
麦管和芦笛 / 045
拾级而登 / 048
围炉 / 054
笑的艺术 / 057
哭的艺术 / 063
如歌的行板 / 070

第二辑

壶中天地

- 野天 / 077

印象	/ 086
壶中天地	/ 090
鸟	/ 096
骑士的梦	/ 110
年景	/ 114
乡野的季节	/ 118
月光河	/ 132
记忆的穹门	/ 137
黑陶	/ 142
养猫记	/ 144

第三辑

听雨

捕梦	/ 153
弈趣	/ 158
窝巢	/ 162
星图	/ 167
独语	/ 171
剪秋	/ 177
梧桐	/ 183
听雨	/ 187
灵境	/ 190
剪烛	/ 195
浮生	/ 202
寄远	/ 206

第四辑

故人笺

- 故人笺 / 213
生物祭 / 218
望月草 / 223
宠物 / 232
寒夜 / 239
雁 / 243
梦痕 / 247
旧梦 / 251
回首 / 255
捡遗集 / 259
握一把苍凉 / 269

CHAPTER ONE
第一辑

如歌的行板

霜花

苍龙·苍龙·摇摇头

灯

乡思井

我的少年时代

苔痕

麦管和芦笛

拾级而登

围炉

笑的艺术

哭的艺术

如歌的行板

霜 花

北国野原上的冬天是一片琉璃的海，环抱着林枝的霜花，就是那海上银白的珊瑚。隔着那串迢遥的、已逝的光阴，蒙满尘沙的所有记忆都沉黯了，变成绿色瓶中福寿酒的颜色，深深的梦幻般的茶褐色，周遭裹着朦胧，唯有霜花仍然灿亮着，时隔愈久愈为明晰，我对于北国冬野的怀念也与日俱增了。

在往昔的承平岁月里，冬天的野原恒是静静的，犹如一幅安闲寂寞的卷轴；凝积的卷状云，碎纹斑驳，灰白微彤，满天都是细碎古老的纹瓷。野塘间，枯苇寂立，冰雪锁住的芦梢不再萧萧。粼粼的水波，也化成碧色的冰冻了。脱了叶的林木，梳着远云的白发，而凌晨的霜花，就结在梳齿般的林木的枝柯上。

霜花的美，是很难形诸笔墨的；万千纯白晶粒结成的琉璃，呈光耀的半透明体，这琉璃的形状寄附在林枝的形状上，便幻成无数生动的变化之姿。每一株满结霜花的树木，仿佛都是一个洁白的生命的基形，在彤云下，在旷野的风中，神态自然地卓立着，自由展露着它们自己，从不同的表态、神貌，到统一谐和的内在精神……它们是冬原上的自然之神。

“多美的霜花啊！”

它的美也许只有永蕴在这种惊奇的感叹里了！乍看上去，

霜花的美是美在那种卓立的静姿上，恁你在野原上骑乘奔驰，或是驾着车疾滚过铺满落叶的林道，霜花寂举的白珊瑚，都会贴在你的眼瞳中，旋移呈现着；如你缓步林间，或是静立于某一株结着霜花的树前，你更能仔细观赏它神奇的美态：“多美的霜花啊！”……恁你有如椽的彩笔，山岳般的才情，在自然显呈的纯美中，也只有沉迷物化，不自禁地吐出被造化征服的感叹！

说霜花美得神奇，绝无半分夸张；它的美确是无可比拟的，灼灼的天桃美得浓艳，鹅黄的柳线美得纤柔，金盏般的黄菊美得凄冷，风雪里的腊梅美得冰寒；唯有霜花的美，是坚贞的、卓绝的、空灵的、高洁的；它不是凡花，却具有洁白的花容，任何白色蓓蕾都不及其莹白，白里还闪着晶光。它不是凡树，却借着凡树成形，使人错疑为是移自栖凤游鹤的仙境。

“多洁白的霜花啊！”

这样的歌赞是不够的，静态的霜花却有着动态的颜色，由于它本身只是一片透明的晶莹，它能生万色于无色，晨光初露时，万道霞影自天际投落，霞光就成为霜花的衣裳，天的颜色，云的颜色，霞光的颜色，都成了霜花的颜色，但它透明莹白仍然存留着，作为衬映，它莹白的本身开放着，包罗万有。

世间任何的美姿，都被动、静、明、黯囿限着，而霜花不是这样；霜花的美是多方面混融的一种至高的完美。在疾奔飞驰的车马上，你会觉得霜花是动的，它的旋移轮转永远与你同速，那是一种合个体为群体，化静姿为动姿的壮美，冬野无垠，万树衔天，壮阔的霜花永远追逐着你辚辚的车轮，迎拥着你嘤嘤的马蹄；如果你弃马离车，默立道左，你又会觉得霜花是静的了，它卓立于冰寒而不战栗，挺举于朔风而不微摇，不以柔姿弱态诱怜于人，不以淡妆浓抹染污其自然的原态，它恒古寂

默之姿会使人肃然屏息。

在淡淡的隔着云的阳光中，霜花是冬原上的白昼炽燃华烛，光华璀璨，亮灼晶莹，它借阳光为光，发出无尽的光体，无限的光源，替阴霾的冬原加上耀眼的装饰。

而挺立在旷野冰寒中的霜花，并非为博得人间的赞美而生的，霜花和积雪，同样是原野生机的再赋者，也是一切生机的温情的覆盖。

是的，当霜花耀野的冬天，满野柔绿都已憩息了，那并非显示着万有生机的断绝，而是蜕化和再孕。无论是丛林灌木，无论是山花野草，在霜雪的覆盖中，它们的根须寂伏在地层下，仍在窃窃私语，做着迎春的梦，它们在渴切等待，等待着第一声春雷。

造物者的安排是令人感叹的，没有消融的雪水的滋润，地层下的绿意就不易及早萌芽，没有霜花自还软的风中浸湿树木的皮层，千万嫩苞就不易适时呼吸春风，生机再赋，是大自然的一项神奇伟构，在这项伟构中，霜花可算是树木再生的乳娘。

你曾否在雪光如银的黯夜里独步于北方的林野呢？捏熄你手上昏暗的灯笼，甬让那斑斓的碎光染污一林霜花的美颜，无声无息的黝黯环绕着，黝黯中亮起霜花的银光。温柔，使人不忍惊触的温柔，化成丝丝沁寒，轻轻触抚着你的脸，触及你心的深处。这时，霜花不再像白昼那样璀璨晶莹，而变成一些飘浮着的白色梦影。

我总觉得霜雪的银光比月光更美，月光是浮动的，皎洁也罢，迷蒙也罢，但在感觉上，仍欠一份凝止的深沉，在霜花遍野的夜色中，你会觉得那些静立的白色枝柯上，有着饱含诗情的梦果，等待你去采撷，你轻轻脚步无声，静默里有无尽的

蕴藏。黯夜的霜花吻着风，发出细细的吟啸，大气冰寒冷冽，微带湿润，沁人心脾，给人一种生命跃动、生机勃勃的实感，你甚至能听到苞芽迸发的微音起自你脚下的地层。

那也许是由于霜花的启示罢。

但霜花真正的美，全基于承平年景的衬托；丰获之后的冬闲季，户户有温暖的炉火，家家有丰足的余粮，人有家，兽有穴，鸟有窝巢，唯有室内温馨，才显出室外冰寒的冬景，也唯有室外冰寒的冬景，才更显出团圆温饱的欢欣。

我就是那样认识了，并且爱上了霜花的。

毛驴沿着雪路走，路边是冰覆了的曲折的灵溪；那年冬天，母亲带我到大沼泽那边的外祖母家去，灵溪沿岸全是树木，一望无尽的枝柯上全结着美妙的霜花。霜花并不是绕着枝柯结成的，朝北的一面迎着风，白色晶粒结得满而厚，朝南的一面向着阳光，霜花结不起，仍裸露出半湿的原枝。我能从树形、树态、皮色上判断出哪棵是榆？哪棵是槐？哪棵是桑？哪棵是柳？……但我不愿去辨别它们，因我初次惊怔于霜花的美。

春来时，绿柳红桃的美并不强烈；使人欣赏，却难引起人的惊怔。在花团锦簇的春野上，美已被万物均分了，花和草，蜂和蝶，林丛和灌木，流水和静泊，那种丰繁的美已不是一种单独的显示，而是多方华丽的铺陈，如果单独欣赏，绝无任何景物比得上霜花给人感受的强烈。

霜花的美就有那么强烈，一望无际的旷野上，它是唯一的主体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疏疏密密，一眼望去，尽是霜花，霜花和霜花……不要说那单一的纯白的色调，会使人产生单调的感觉了，霜花从单调中开放出万有的丰繁。谁能说嵯峨的山石是单调的呢？每块山石有每块山石不同的面貌，独特的性格，

正如每一张不同的人脸。霜花正是这样，榆枝上的霜花绝不同于柳枝上的霜花，有的刚劲，有的挺拔，有的秀美，有的温柔，近处的霜花白得沉凝，白里微带一抹暗青的幻彩，愈朝远望，那白色的光度愈强，仿佛在那些纷展的枝柯上，悬挂着片片被撕碎了的太阳。

“这叫什么？”半晌，我才抬头去问母亲。

“霜花。”她说。

一朵朵那样的霜花，在她黑黑的、蕴着笑意的眼瞳中旋转着，我仰脸问询的影子也在其中。一朵朵那样的霜花，我童年生命中最美丽、最温馨的背景，常使我追溯至记忆的迷离的极处。“多美的霜花啊！”我也只能这样的感叹了。而霜花并不是年年都结得那样美好的，季候、湿度，都影响它结成；仿佛从那年之后，在故乡，我就没再见着那样美丽的霜花了，但唯一的那一次印象，却极为深刻，它仿佛已镌刻在我的心上，时时击打着我的灵魂。我不单是怀念着至美的霜花，而是怀念着冰封的北国，不单是怀念着冰封的北国，更追怀往昔曾享有的安乐与承平！

仅仅是单纯哀感的乡愁么？

当然不！——我所追求的，是霜花那样坚贞、卓绝的完美，用爱心和血液，再赋北国原野的生机！当大地上春风再起，万有的生命齐萌，霜花的溶化无踪又何足惋惜呢？我原该懂得，至美就是永恒。

苍龙·苍龙·摇摇头

没见着苍龙呢，就已经团着舌，学会那种稚气的儿歌了！那种样的儿歌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？唱它的人，是从不会想那些的。我们只管唱着，载着歌的日子，微颤着，像风中抖动的蜻蜓的翅，又轻、又薄、又透明，我们无忧地唱着，无忧就是快乐，红脸的太阳懂得，白脸的月亮更懂，真是的，它们常笑着听那样的歌。

苍龙，苍龙，摇摇头，
又盖瓦房，又盖楼！
苍龙，苍龙，摇摇尾，
年成丰足，多雨水……

挂在嘴角上的苍龙是什么呢？尽管心里偷偷疑惑着，却没有去询问过谁，就让人这样的唱着长大罢，凭什么疑问，早晚都会解破的，传说里的梦婆婆，会在人人睡时，飞落到人的枕上，教会人很多很多事情，婴孩在摇篮里展露的梦中甜笑，不就是梦婆婆教会的么？

苍龙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天上行云布雨的神龙？我几乎等不及梦婆婆到枕边来教我了！梦婆婆总是偏爱那些更为幼小

的孩童；我当初不认识那一张张印有圆印的蚕纸，把它错当成芝麻饼，或是听信爱促狭的成人的话，嘴含一把胡麦，一抹一嘴黑，说那样就能唤下空中的飞鸟，再不，就是吃饭嫌粥太热，伸着脖颈，跟家人唱：

搅搅冷冷啊，
小狗等等啊！

终于有一天，梦婆婆教会我那些，甚至更多的事，我还依稀记得起她的脸和她的眼眉，像一朵在沉黯夜色中开放着的白花。但苍龙究竟是什么呢？——早先偏爱过我的梦婆婆，已经有很久没走进我的梦里来了。

还是把它当成一条龙罢，常在年画纸上看见那样的龙：头上生着角，嘴边展着须，浑身抖开金色的鳞片，喷出一股慑人的威风来，儿歌里的苍龙不是它还会是什么呢？心里一有这样的认定，再逢到唱那支谣歌时，眼前便出现那条龙的幻影了，它那样的矫腾在半空，喷吐着蔽天的云雾，一忽儿露出头，一忽儿现出尾，一忽儿又隐进云雾去，让人空留下一片朦胧的玄想。

苍龙，苍龙，摇摇头，
又盖瓦房，又盖楼……

我们这样摇着头，悠然自得的唱着，太阳光渗和了稚而甜的歌韵，像新鲜的花蜜，几乎能嗅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。长长静静的街道，两排青灰带黯的参差，那么寂寞的排列着，瓦

檐的黑影子，撒下一条条的黑花边，没有外路来的过客，街在平野上睡着，人的脚印和牲口的蹄痕，在街心的沙上睡着，只有我们的谣歌，幽幽的，在瓦廊间撞出些许回响。

白天和夜晚，阴晴和风雨，全是些粘在季节风车上的彩轮子，不时变换着或是重复着，而谣歌是不变的，始终是那种原始单纯的调门儿，徐徐缓缓的节拍，融入一股带着奶腥气的童心……我们用那样的谣歌，灌溉着那灰涂涂的市街，像拎起喷壶浇灌花木一样，让那些刚走出摇篮的囡囡，在歌声的浇灌里发芽。

春天二月里，兜着满怀柔软的风，把谣歌唱到屋后的大沼泽上去，垂柳们牵着手，我们也牵着，坐在柳根的长石上，把装在肚子里的好些谣歌，全都唱出来，总觉得大沼泽也在和应着，便更起劲的唱，想听着对岸绿树丛里传来的回声。苍龙，苍龙，摇摇头……那柳软风柔的春天，不知不觉的就走了，谁懂得锁着眉怜惜残春呢？姑姑姨姨们全是些傻子，谁说过：不唱谣歌的年纪，好好的人，就会慢慢变傻的。

我们不傻，我们从不怜惜季节的轮逝，只知道迎向它生长；常在夜晚麋聚着，拣一块空阔的场子，或是依傍着沼泽的柳荫，挨排排的坐着，由邻家的小姐姐领着头，教我们唱一些新的谣歌，我们唱着它，同时也流出很多浮泡似的摹想……

每一支谣歌都是一扇开着的门，诱人痴痴迷迷的走进去，那里面有晶晶亮亮的冰块砌成的广寒宫，有红绒绳儿串起的星星，有参天的大桂树和挥着巨斧的吴刚，有含烟笼雾的天河，衔彩绒去搭桥的鹊鸟，也有地面上的百花，田野间的百草，生着香瓜虫的小溪，拎绿灯笼的火萤儿，拖尾巴的小蝌蚪，会摇

头摆尾的苍龙……尽管没眼见着那许多，我们却会摹想。

仿佛我们不只是唱着歌，却用心里那支笔，蘸着浓汁般的声音，在眼前的空无里涂抹下一幅幅奇幻的彩画，那一幅幅的彩画，连接起我们所有歌过唱过的日子，就像一朵复瓣的花偎集着的花瓣一样。

蒙蒙的湿雾把人给浸着，月亮挂在远处的檐角下面，像一盏扁大的灯笼，四周裹着一圈儿微晕的彩轮子，谣歌告诉我们，那是明朝起风的兆示；穿经很多个月夜，只有那一个夜晚在记忆里凸现着，月光所能描出的小小静谧的世界，完全是属于我们的，初升的春月低低近近的悬在那里，恍惚谁跑过去，踮起脚尖就能摸着它的样子，它的倒影落在无风的沼面上，显得更扁大，更橙红，充溢着一种无声的歌韵。

就在那一刹，这片小小静谧的世界被高举在云中，我变成了自己歌里的苍龙了。当时倒不认真的骄傲于自己确曾拥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却忙于去想着明天。

明天会有另一些新的谣歌，另一些新的世界，而我们仍会是那些世界里的主人。我唱着谣歌时，总爱那样的摇头晃脑，连带的使记忆也摇晃起来，带着苍龙，苍龙，摇摇头的感情。那歌声是一座轻轻荡动的摇篮，摇着许多印象的小精灵，使它们在遥远的记忆开端的黯色里，分别的舞蹈：一群在沙河上跋涉的牲口，一座养着成千只麻雀的圩楼，一块满生霉湿苔衣的残碑，一条灰墙夹峙的小巷，一道圯颓的架在旱溪上的木桥……那些都像是乳汁，哺养着我的童年。

也许那就是意义了，在当时，没有谁知道。

只知道沿着窄窄的街坊走，辨认着拱廊的式样和剥落的墙上的苔色，辨认着那些不同的门户和不同的窗，我们从不追究